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八

文苑一

鞏豐傳 宋瀛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為武義人曾祖燾祖廷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著也父灋卿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壯時前軍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

水千丈之壑近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
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時新迪義理之
學草茅士震于見聞多矜露怙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
藝業又昧陋顛倒莫如幅程獨豐抑縱開閣條疏品彙
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于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
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
首淳熙辛丑以大學士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
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總授江東提刑司幹辦
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

屬官遷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
吏民信化刑罰衰息會其友為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
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
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既
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
益顛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
豐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
乎不可挽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歧路抵暮而
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

仕雖不顯無幾微見于顏面云子二人積耕皆為儒
 曰武義之有輩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
 門以道學為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恒數百人及其來遷
 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禮義之學亦
 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遊于是中原文獻麗
 澤淵源萃于一門矣嗚乎懿哉

胡長孺傳 宋濂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
 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

望魯祖栗廸功即欽州司法叅軍脫畧豪雋輕賞急施
 人稱為鄭莊祖岩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即知福州閩
 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為不
 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于指顧之頃全活數十
 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即知台州軍州事文
 辭政事亦絕出于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
 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
 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
 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

明文海 卷三十四
南中人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
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荐為翰林修撰言忤
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
之時程楚公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
門侵官道長孺急命撤之轉台州府寧海縣主簿歲丁
未浙江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
議行賑荒之策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
錯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
意悉散于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

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
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足以聞然官書
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岩惡少年俱
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路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為衣商
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
岩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
盡逮其党寘于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
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
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戟手稱快

明文海 卷三十四
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姬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禳祈
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真群姬
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
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
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
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一耳夜伏吏案下黎明出
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為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
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
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

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于兄者贖
焉兄妻愛之給以亡于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
曰尔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發盜証兄受步搖為
贖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尔家信有是何謂証
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為轉而浙都轉運
蓋使司長山場蓋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
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務為明本心之孝慨然以孟子自
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孝之有如飢渴

明文海 卷三十四
之于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
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取靈與物同產初無二
本皆躍然典起至有太息者為詞章有精魄金春玉撞
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板焜煌照
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寔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去
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
為遽欲觀化乎良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
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坐逝矣年七

十五所著書多亡逸惟石塘文藁五十卷行于世其從
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荐書其于
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
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猶明潔可誦人
號之為三胡云贊曰長孺之學出于國子正青田余學
古學古師順齊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修
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
所自哉初長孺既于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
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

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々為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吾止子行傳

王禕

吾止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太學生苗勿歸因家錢塘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季下而于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跛左足而風度特蘊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鉄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

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為禮或與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特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式多莫能辨咸以為非子行莫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于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于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歌

譜重正卦氣楚史禱祀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諸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塘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于他詩人文世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親買賣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歿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己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歿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覺竟連

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苗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詞曰歲子月己旬寅斯首亥寔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歿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得淤泥九十日矣筮與所苗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歿其弟子為招魂以葬而汲仲為之銘為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後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寔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鮑信卿傳
歿得其學以名世者究止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
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鮑信卿傳 王禕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宋靖康間從
南渡家于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
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
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
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
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

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攬摭史漢中故事及時
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朶目反覆應對
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
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
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
韻之所自出字画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
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季者悉倚
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淡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
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

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于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也至順初翰林寇季士早從信卿季荐信卿季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浙寶哥江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效官使有不忠于所事者乎博識犹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爱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為之子野史氏曰國家起朔

漢風氣溫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統函夏于是已思八帝師至是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声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盖其為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属有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于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于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岂特為一朝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

師如信卿者烏鳴乎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于教道者耶

張孟兼傳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々自許涉獵書史頗有雋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為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李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曰今天

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于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衣前懸而後曳左後而右斂視國上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

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真細人吾何以禮為踞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于上前荐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荐之未為經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名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也且有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進乃可耳毋驟也

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植奸猾無所貸株連徒党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胆如鬼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親用又僧也易之印侯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名守卒答之月朔望入季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誦說孟堅故以語侵譏印不平時初刊大

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以為害而孟兼謂此詔印擅用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石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吾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拳垂火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初孟

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却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或快之以為宜然孟兼此中寔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他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銀塘生傳

趙搆謙

余罷官自中都歸餘姚滅跡不入市郭時出遊澤藪間及往鄰邑界上山谷中據木坐石之際輒有好事者即我盤旋數道比有銀塘生事甚罕異聞其人狀以為神仙流不能形容常騎牛出入四明湖天遇風景林壑之美即箕坐長嘯與不可遏則科跣狂歌祇形墨貌草樹木石其變狀復詩于上極其奇秀墨光動盪極其神化既而張木支上歌一二過聲若龍吟响震林谷求之即與但不與凡俗子問其氏則啞笑不答曰書銀塘生字于上遂以稱之故好事者往之懷毫楮候之稍求得焉

有載酒張具而堅請之則生弗顧是以得其片紙一言者皆襲護藏去余初聞而疑焉及叩其所嘗得者而觀之則吾友楊君宗彛筆迹宜其罕異而見重于時也此特為宗彛不為時用而依隱玩世之疏節耳使其得上大行為下廣施則又非恒人所知而今人所及也憶嘗與遊宿山中浮屠道論古今豪傑以為三季後屠販藏獲反有可取尚此則乘機突發者張子房為最逢時不造而能盡誠者孔明其尤罹世變而善其分者淵明其極郭汾陽不平致平執也邵康節薄然于世道也程伯

子不能丕變命也此吾與數君子有快有借有不平感
激于心餘人皆常事耳余藉此言心有所發晚來坐松
根石上多山松鼠躍走杉樹葉底兔走電滅生擲磔斃
一墮地余意其偶然戲謂復能爾否即復斃一鼠又嘗
與飲舞置卮酒于掌上婆婆移時無少溢其伎藝之精
大小皆類此其詩清新俊麗雋永人口造奧陟突必名
後世余性不喜時彥詩一日讀吾宗彛寄我數篇于萬
詩閣上撫几朗誦反覆不能罷已而覺手楚反視皆赤

伯中公傳

解縉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州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
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筭至忘
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擾茫無所覺幼時大
父莊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
竒之受學于季大父生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居所
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形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
刻苦父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
不堪晨起供洒掃園蔬厨灶下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
炊菽數籩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厯律靡

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若干卷天文
星厯一卷地理若干卷行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
作萬分律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
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場脩要今行于世家君嘗夢于東
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
朱元晦也聞有解覲我者善學汝知之乎荅曰叔父也
遂與之俱來覺而告知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
矣從學者益衆天厯己巳與弟蒙俱試西主事林與祖
欲舉為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與祖怒甚捧兩卷却立

楹下徐第為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
官不合乃由與吳文正公論辨星厯宋書流誦古今不
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
還壬申再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
詔來起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
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
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盖有四說為一曰明國朝
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
審事變之微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
金源餘緒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
踐為荆榛所得戶口無百十萬當是時宋有夾攻之好
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
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
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
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為尊卑而不知
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
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于此臣愚觀之先

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
為兄先死者得為兄乎推之于國先興者為尊先亡者
得為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
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
不可以掩重之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
啟運之功廟貌為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
貌為祖盡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
以為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寔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
成之德稱宗即平金之事為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

此始則推之于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也有宋則及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溫公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孝則有周程張印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隱逸則有陳搏魏舒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類皆炳

炳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與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宗諱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運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有歉譬之鳧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先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文忠公謂綱目既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及之正姚文公謂昭烈

既以帝書而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以裨其
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
皇帝紹運撫圖淮安王弼成垂統宋正獻公修經世大
興其敘平宋後世鑿戒若中華正統強不義者遂可躡居恐
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
讐豈屈節稱臣于金豈復得居正統臣又應之曰唐高
祖稱臣于突厥矣然頡利卒為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
若也而何有突厥晉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德光入汴
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

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已稱臣于人豈待知者
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
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
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
與于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為梓
宮太后屈爾方是時粘罕既死兀朮屢剄劉琦大捷于
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西
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垂成之
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

叔侄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為兄延乎理宗遂夾攻
蔡城雖復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
之讐言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
統始終自當属于皇元彼何異于此哉臣愚以為審事
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冰釋大
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舉遼金公議表著人心壓服永有
辭于萬世矣時任事多佑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
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歷多竊取公
餘論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

補印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
日抱珥也此非有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東著書
以主金遼亦欲自為非死而已初未嘗謂可加于宋也
且既以高宗為徽宗嫡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
帝猶未得傳正統于高宗復何疑為甚者欲破五代史
黜周以為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
忠公史筆與司馬子長爭雄乃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
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證時賢之確論
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

當績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子處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諛詐憑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誦和誑惑為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徹守備括金帛鉅萬以填溪

壑卒誘執二帝駈迫三千口于絕域其懷諛縱毒奚翅楚度之所為哉仁人志士至今為撫卷憤惋夫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為公之世乎仰惟天朝以淳龐忠厚矢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秋永昭任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錄是書于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受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畏敬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

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
沸然太史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至是耶當有慙色
公因至胄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竒特耶
公遂絕意仕進至正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
息兵保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為太常禮儀院判養
病著書江州破歿為歸墓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
五人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季召孔子欲往曰吾
其為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
賢之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于魏特重其人而傷

其卒于魏是傳也其考于斯欤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傳九

文苑二

巢書子傳 童軒

巢書子忘其鄉里官爵姓氏所居官舍後縛屋數椽幽
閨爽闔諠囂之所不隣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家貧無長
物惟著書數十卷堆几栖壁陳列左右布架後先者皆
古聖賢之文也巢書子公退輒過其中吾伊竟日仰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觀俯而拾困卧而枕藉者無不惟書與俱不以風雨寒暑一日離去若巢窟然因自號曰巢書子久之似有所得蓋沉酣其間浩然不知天地為大而吾身之為小也渾然不知聖賢為古而吾身之為今也曳然若龍之巢海鳳之巢雲亦未足以喻其適也甚而夜以繼日雖疲精神揭歲月人事廢棄飢渴加身亦不少息妻孥勸之不能止朋遊戒之不能聽輿皂私竊笑之亦不以為意因自嘆曰人生兩間莫不有所嗜好使予不幸而好酒則必奉罌抱甕哺糟飲醪至于殞身滅性而不知檢

將奈吾何使予不幸而好利則必侵欲崇侈厚蓄盈儲以至亡身覆家為天下之所戮笑將奈吾何使予不幸而好仙則必燒茅尋草鍊鉛熔汞卒至于破產蕩業以底于無成將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惟綢繆于書籍之間探造化之秘奧稽古今之廢興考哲士賢人之終始辨人情物理之是非雖其矻之尊之不少暇逸不犹愈于好彼數者之失乎雖然豈惟無失而已休諸身則身修推諸人則人化建諸事功則政治休和禮樂明備孰非有待于吾之所謂乎且去夫酒雖塵樽樽尊而吾

之所得者自若也去夫利雖簞瓢陋巷而吾之所得者
自若也去夫仙雖童頭齒豁耳聵目矇而吾之所得者
自若也彼數者雖去而寔無所貶損于己烏知計乎脫
使去書則塗目殞耳冥行在趨負、然營于醉生夢死
之場情不自覺其可乎其不可乎秦惟不知乎此聚天
下之書而焚之幾無尺籍傳二世而國大亂蓋去夫書
則古今鑒戒之不聞仁義道德之不誦禮樂教化之不
行而終至于亡國宜矣彼有國者且爾况其下者乎方
今聖天子在上右儒重道殆將家禮樂而戶詩書異時

束帛鳴騶賁于書巢吾當腹書以往既而抵掌笑曰吾
言夸矣知我者為我州之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以自來
人間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太初
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嶺于是
稱太白山人云于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
山人不之荅故山人止知山人秦人而不知秦何人
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

涉泗謁闕里登泰岱之峯憇日觀日出為奇之駭叫
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于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
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于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
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于是愈禮
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吳間多
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
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
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
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喜說時事率鑿副名寔于是

人轉相譽稱為孫山人間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
皇屬其友曰死墓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
之墓已而山人太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現之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疑避而
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憤激悲
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
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詡于世無雙而明
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故曰說居之山人然之
于是買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

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余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歿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彛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亦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詩人邵謁傳

黃佐

邵謁者翁源人詩道大昌于唐而中原荆蜀多名家者五嶺以南當開元盛時以詩文鳴者曲江公張九齡一

人而已柳宗元以謂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願于南士獨稱詩人廖有方者焉其言曰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于紛絕瓌麗而罕鍾乎人命廖生剛健重厚孝弟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于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寔亦世之所罕也宗元之貴有方者其言如此而又于世之貴有方者加厚望為必其

詩之果當乎其心也其為人之果足貴于世也然有方之詩與其為人之詳不可得而傳也後世所錄唐詩以傳者獨謁與曲江公歸然並存然則嶺南詩人如有方而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可謂粵無人哉謁以晚唐一介士獲永其名至與諸名家並行其詩當不下人矣使宗元見之當何如而貴之也世傳謁顛末可異焉始謁家食貧且賤屈為縣吏令有客至日使搢沐者三謁不應又頥指之者三謁不應令乃怒罵之謁瞪視曰吐吏豈供汝搢沐者耶讀書干祿亦易與耳大丈夫當仰居人

上安能俯為人後令益怒大言曰死狗脊敢爾蓋牽來于是左右提曳之謁不為動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學苟不成有如此髮發憤讀書無間晝夜築書堂隱起水心距縣十里許平居雙髻蓬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謁不自沮也久之博通經子百家束髮苦吟尤工古調學既成為有司所舉抵經師隸國子聲華燦燿荐紳間嗟乎謁之成名也由胷中耿者激之也天道莫不有陽明而陰濁勝之人莫不有勁氣而物欲柔之故其事君必笑梯潔楹以求容也其處官必孤

明文海 卷三十九
蹲躄屈以求媚也其臨難必甘辱以求免也其制事必枉道以求天也得志則求滿失意則求哀也言則偽而堅也貌則恭而詐也苟可攫富取貴無不為者無他失其羞惡之本心也苟能克其本心而擴之其氣可以礪天地其識可以入金石孚豚魚天下事無難處者而獨工為詩乎哉今有會稽之竹箭揉而筍之鏃以割金附以南鵬之勁翮引滿而發貫犀兕七屬之甲不難也使寸之而屈之曾不足以為挺易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而大利孰加焉謁居京師最久所與善

皆名士然剛躁與時戾以是竟不第甲科作詩多刺時事其論政一篇曰賢哉三握髮為有天下憂孫弘不開閣丙吉寧問牛內政由股肱外政由諸侯股肱政若行諸侯政自修一物不得所蟻穴滿山丘莫言萬木死不因一葉秋朱雲若不直漢帝終自由子嬰一失國渭水東悠悠是時藩鎮強戾宰相多非其人故謁詩及為溫庭筠以其數竒而不遇也及榜其所作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後甫釋褐而卒後降巫賦詩自稱卽先輩世共神之迹謁之為人大抵剛而失養躁而無制故其言凌

突而觸人剛而無養故其動倡披而自放使或聞道而
集義以充其氣固宗元之所謂鍾于陽德者其所樹立
曷正是哉志鬱不施沒有餘靈可哀也已謂有詩集南
漢史官胡寔手者序之以傳其後吾廣詩人有何昇孟
寔于之屬然皆不逮卽謂

戴先生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蘓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孝過
人其孝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厯與夫稗
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搜彌剴別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

為文必以古文為師汪洋澄湛奮迅凌轍而議論高遠
務出人意表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為程文亦奇雋
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
守章句訓詁所為經義類多熟爛散散之言先生既聰
明強解高朗自喜下視曹偶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
忌之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興人必擬
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
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
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八試在廷復褒然出數百人上

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
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
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
隙肆志于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為
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奉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
見其文有所指摘或達于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
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
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
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

原王公以都御史巡撫江南時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
款語移時聽其議論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也及
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
時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
公不棄通言不特已見勿以嘗挫悞奪素志其言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叅議者從
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與廢及今修築事宜
纖悉詳明而切于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先
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

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啟蒙卷奇字音
釋禮記辨疑卷氣候集解卷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
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幾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
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
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孫男女十一人文子曰近時
以科目取士凡魁偉傑特之士胥此出焉以予覩于戴
先生一第之貴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教官困
頓灰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
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少谷子傳

黃綰

少谷子者閩人也姓鄭氏諱善夫字繼之少負才名不
遇師友學凡五變而始志于道就其所履考之可謂今
之豪傑非耶蓋少谷子初業舉子欲令今世成功名乃
自慚曰舉業足盡此生乎遂克意為詩文將追先秦莊
屈唐杜諸人之作研求步驟既得之又自慚曰文辭足
盡此生乎遂慕東漢以來至于南宋高人逸士孤風遠
韻之可激者而追蹤之又自慚曰風節足盡此生乎遂
慕西漢以來至于盛宋將相名公鴻勳盛烈之可垂休

者而從事之又自排曰功業足盡此生乎遂慕堯舜以
來至于孔孟修已經世之可參立者而尚友之曰道在
是矣吾將沒身于是乎昔者歲在壬申子官後軍知未
足于道將隱故山求其志少谷子為戶部主事督稅矣
江之澣墅子過而遇之握子手與語竟日而別猶眷
戀曰吾亦自此遊矣子不我棄其將訪子于天台雁蕩
間乎子歸六載歲在丁丑而少谷子果來遂與坐凌峰
步石梁倚天柱面龍湫倦則歸紫霄臥子所居謂之石
龍書院者時天晦大雪決旬不止人踪盡滅予晝伐松

松夜燒楫拙與少谷子對坐劇談堯舜以來所傳之道

六經百家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律歷之流源及二氏之
所以同異極于天地之間無一不究少谷子亦盡出其
平日所著述者以質予又貽書其友孫太初高宗呂傳
汝舟諸子使之遜志而周歸故太初之逃老歸儒皆少
谷子啟之也少谷子又自謂平生知己莫予若者但恨
相遇之晚遂忘形而不忍去予兄芝谷生人因為少谷
亭以居之南洲應子亦來會凡數月而出至台城台守
金陵顧公欲重勝會乃作玉輝之堂以延之少谷子時

以起疾將趨朝予乃與南洲子送之渡錢塘而還少谷子又與子期曰吾為父母贈典未獲有此行當不遠再訪子于茲山以共老焉少谷子少朝為禮部主事陞員外郎三載考績乃推封厥父母武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欲東幸泰山遂從南狩廷臣莫敢議者少谷子特為疏論其非禮并指斥權奸之所以逢迎及狩遊意外之虞詞極剴切率羣僚共上之武帝怒杖之闕下或死或竄或削籍為民者而少谷子瀕于死者亦幾矣既而告歸果再來山中又同入雁蕩登天台卧于龍湫

華頂之間糧絕殺盡則掇山花乞僧糜以食者各旬月而去既而武皇宴駕今上入繼大統予與少谷子先後各被荐召少谷子則貽書于予曰今上冲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急者知李之臣以諍明古帝皇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虞之治今日四方徵召多是山林冲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道君子得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

不見于今日也既而聞朱御史白浦之卒則為詩哭之
既繼一詩題曰憂其詩曰柱下朱郎成永別江東黃尉
竟何求黃尉指子也以白浦嘗荐子故于其卒而云
其于斯世吾人之情之責望何如哉子出陞南京都察
院經歷携家過越聞少谷子陞南京刑部郎中未幾改
南京吏部郎中有書期將至越訪陽明先生先生聞之
喜苗子候之月餘不至子至金陵而少谷子訃至訃者
曰少谷子出經武夷陟絕巘闖陰洞不知其疲且襲寒
醫誤用藥遂病革速輿歸至家二日而卒年三十有

九乃歲癸未膺月晦前二日也發其藏蕭然無所有歛
而葬之者皆福州守汪君文盛別駕陳君鏞之為也少
谷子氣度溫厚而剛果超邁而淵密清介不為激抗貞
信不為諂執皆天資之近道者也視其貌瀟灑清曠碧
鬚連目若神仙中人至其自勵寔足茹粗糲耐煩勞馳
風塵其與取可以謝萬鍾而不顧揮千金而若芥其與
人交小而一語諾之間大而死生患難之際未嘗或爽
又每有千里命駕而不失雞黍之期之風其處家弟妹
七人少孤撫之成人而竭力為之婚嫁又以其田贍族

母及姑^妹之孀居者又舉母党之不能葬者二十二喪
其居官許墾則寬商船之稅而不虧國賦治強猾之罪
以惠于良善禮部則每執典秩以贊其長如論歷元歲
差之未定日月薄蝕南北分秒之難齊皆鑿、有見足
發古人之秘誠可謂超絕往古出乎風氣而不可一世
一方之士目之若使天假以年充之學問其于中庸之
句禮樂之文進于聖門誠有可觀者矣惜其壽不永齡
未見其止而止于斯已也所著詩文有少谷集者人以
鄭詩鄭文稱之刻行于世又有某集某集者則錄而未

行配袁氏子男二長曰鳴梧次曰某次女二長曰某適
進士林應亮次曰某適某人應亮以予與少谷子相知
最深請為傳乃述^而論曰古之聖賢所以濟非常之業
立萬世之極者固其天資之絕人亦有^其志而又有師友
之成學問之功有以致之然則天資也立志也師友也
學問也于人可缺一哉世有如馬遷賈誼陶潛杜甫李
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皆天資絕人惜皆無志于
道又皆不遇^乎師友之真講明聖人學問之功故其所
成僅止于事功風節詞章而已又如慧可惠能馬道一

呂岩張平叔白長庚亦皆天資絕人生不逢時厭世溷濁而逃于釋老而已他有志者又皆天資有所不及所以斯道之未大光至治之未大有明也豈非世運氣數使然乎今以少谷子天資之美而又有其志蹉跎于世五更始有所聞而又遽止于斯其為斯世斯道之慨之憾又何如也噫

草橋先生傳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卽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覩其成當

視而入地然是光成必有以自名者此吾所以瞑也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為學生與邑人王一槐蔭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為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近為竒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既以委身載籍矣尚復與少年新爭甲乙耶因作牌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才猶欲網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無所

明文海 卷三十九 五
三
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刺寢以益富而資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歛大屋樹高度列置數几危坐諷誦其中攬要躡華刺扶助細摘瑕指類辨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綬之徒見其書無不顧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或延以教子姓至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為友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搢搢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芽未有覺之者先生獨

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監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人然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者百方幸不害其後死皆棺殮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衮鉞六十卷七修類稿五十五卷安次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叙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

離百世其可易乎觀郎先生所為書總儒墨兼釋老雜
方技鈎術數攪裨官風謠蒐羅貫穿進退有意其用力
亦已勤矣倘亦有談固之心哉用藝文取士子茲千年
學士追趨逐好隨時上下以求利祿逮乎末流陋簡已
甚搽挾而欲奮用力少而取庸多童昏皆可為也以先
生之材奚不至然獨為其難不以此易彼此其致固難
一二為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又有錢塘王潼
亦與予善郎先生于先大夫為從母兄弟故論次焉

李空同先生傳

袁褒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
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
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以變衰陋
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乙丑進負外郎外戚
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
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
下公錦衣衛獄考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
召見太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
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

敢對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寔欲效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如何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內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寔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盪亂朝政給事中劉蒞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

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于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集中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崇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為党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詔羅織公罪械繫逮京師再下錦衣衛公之內弟左國王者閒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

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督副使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推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力救

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論荐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荅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以所著集見託屬續之日遺言必表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才馳書京師曰亡父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于予世有不知先生輒開口雌黃者請三復于斯文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古文未喪然自遷向

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則歐王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弗逮漢也我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文宣朗暨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茂以尚矣李公材最高其人

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讎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徐文長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覽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矐視不對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稿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生董

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
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
罷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
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子文若何唐公驚曰此
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
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歡
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于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
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茅公
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公雅意

師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慚愠面赤勉卒讀謬曰惜
後不逮耳其為名輩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
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
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噉噉不可致也公聞反
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
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
嘗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
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為及宋憲被逮渭慮
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

賢囊碎之不死謂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于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友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

安其後公愈折節苧布衣交苗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于義無所關時輒踈縱不為束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為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為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游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張宮諭元忤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好然性

明史紀事本末
三
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
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
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噓而深惡諸富
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見也嘗有詣者
伺便排戶半入涓據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
怪恨之晚絕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
不食耳無它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餘
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
盡及老負甚鬻手自給然人探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

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題識
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
斥賣殆盡情筦破故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
涓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
一判牘尾曰句々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
比歲公思為涓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涓異才也諸
君校士而得涓者吾為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
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
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涓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

獲之則彈摘遍紙矣人以是嘆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
為渭于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
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于運筆大概仿諸米氏云所
著文長集闕篇櫻莖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
內篇叅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懿以龍里衛戍籍領
貴州鄉荐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懿以教讀自晦授童
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遂也已而得荐仕
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啖雀常中夜

呼嘯有羣雀應焉二子曰枚枳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
名者前推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
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
謹飭節目然跡其初終盖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
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
病瘵名不出于鄉竟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于來
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颺喧汜濫者須臾
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
中郎者來會稽于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

明文海 卷三百九十六
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十

文苑三

王仲房論 汪道昆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者
吾郡中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于淮仲
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々自負具文武才時李
獻吉居大梁以著作顧當世士而少林諸僧習兵杖則

扁圓最精于是仲房馳一騎詣獻吉大梁會獻吉函關
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圓遂以其術授仲房
什得五六及還歛補縣諸生願獨攻古文詞不喜舉子
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名大起仲房則以自
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
為約長郡中善詩者北面之太守余公入郡蓋夙知仲
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母
在寅未能從公子遊于是余公過仲房于家遺之金供
母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

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餉仲房
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
著別青山賦畝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
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于朝請得以布衣召用
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黃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
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黃公笑曰此何辭他日
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
又不果聞仲房嘆曰人生駒隙耳奈何以是儻然者受
命造化乎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

明文海 卷三百九十五
孟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為壽明日仲房往謝却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為之置爇燬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遊吳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饒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初廣陵諸子价晉人喬景叔齊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興童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懽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辟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執弟子禮

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即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岳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岳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悉詣事督府仲房以誇、獨聞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取仲房西入歙然^家於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賊起數窺近聞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如仲房誓之日即賊乘夜至公家為墟第聚族為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土

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
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
賊于險逗通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
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
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
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
使果在行間于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事也吾逃儒
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
高獨達巷黨人就有遺論夫名者寔之賓也有道者逃

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
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責我者貴由是則可以
成名而有所不屑也

雲邨許先生傳 馮臯謨

嘉靖初主上新政厲精省掖臣侍左右持索簪筆因諱
忌雲邨許公時給事兵科公故蹕行負竒得並發舒歲
餘章上無慮十數其辭曰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治天下今閣豎張銳等罪惡婁訊具服載在
刑書百死莫贖祖宗立法為千萬世防陛下不宜輕賞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
令法自今日廢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頃者內璫張欽舍人兕賢蔭緹綺部臣彭澤持之科臣許復禮言之安監言之陛下始諭曰已有成命再曰已有旨三日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臣按于謙王守仁勲烈爛焉錄其子冕憲欽何如二臣賢之官廼崇于冕憲天下狗忠死事之臣將因之解體又陛下登用者舊嘉納忠謹申勅法司裁抑僥倖曾未再稽批政日甚崔某左道茨惑輔臣懇切言之置不荅羅洪載守職逮繫諸臣疏十七上寢不行又庇崔某之奴奪法

司之守林俊且罪斥矣事涉中人曲降溫旨于法有碍則曰免提問于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蔭則曰與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何異哉又曰臣伏睹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言事罰俸有差臣愧乏三臣之忠而深惜陛下氣驕志溢也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荅言者始曰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重究則將

有甚于此者矣語伉直慨切多類此由是許給諫名滿闕
下云公奉職敢言不避逆鱗識者方以大用期之而公
雅志恬退雖居禁近不忘正坐思未幾拜章乞歸而
居考妣憂相繼廬冢上茹饋枕塊啜泣衰褰朱啟陽明
甘泉二先生時以講學稱天下宗工各詒書慰唁之喪
畢徘徊墓田顧瞻子雲之勝喟然嘆曰吾將營菟裘于
茲老矣因自號曰雲邨去紫雲教里有山曰茶磨坏然
豐蔚公樂之遂居焉因自矢曰士披紳入邑里後屬興
從擁大蓋間雅令里父兄亟走避旁舍矣安自此誼不

入公府矣今胡公嘗從學官諸生言豎棹楔于門五鼓
步郊坰叩令門再拜去令卧尚未起部使者敦促勸起
謝不應山居置斗笠長簑畜二雀翩翩庭下間遇大雪
戴笠披簑跨一黃犢登南巖絕頂以為奇賞曰與遊者
孫太白董從吾四三閒曠高士盤礴山谷藉草蔭樹分
韻賦詩或談論經學人餽之食飲輒食飲或目公貴人
也即拂衣去顧名益高故相脊溪夏公使招公曰明天
子在上故人本備政府公出其時矣公口報曰告乃公
位高者多憂不佞有罷癘之疾不能從也脊溪嘆服其

言久之中外推轂將至詔補給事禮科公復具疏以疾辭以徙茶磨山屬監改鮑卽場籍為海鹽人監值倭難公逋播浮家撫巡以下數問籌策為指食箸畫便宜事多效忽得瘧疾曰老人生世七十九年寢疾知不起慮子若孫徇俗飾終將乞葬文誣我蒙羞入地無絕已時則豫書墓石以付之卒之日夢指太極動靜交處吸清露三巨觥覺而遂彌匝云公為家不事生產非道義一介峻拒謝絕人間慶弔垂四十年勿及齒類獨喜貯書自墳典洎古石室秘文畧備亦靡不闚尤酷好秦漢

人語手搢班馬二家隻行並書題曰史漢方駕其文多攷正冠笄婚喪祀祭經理論載忠臣孝子悌弟貞婦遺事信屈不可句讀亦大類秦漢家言當代推服之然公自命云樞駒韞隼縑緞萬里飛騰之雄于眉睫指顧間則文章者公之緒餘耳公諱相卿字伯台初號杞山後更令號雲却舉正德二年鄉試十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授前官公卒後十年紫雲里人群百人醵金錢貲牢醴且拜且走二十里踦公龍山墓下呼許公有涕泣者道旁聚衆觀之識者知有激發輓近土方釋叫厲則

驟然傲其鄉曲甚者暴戾恣睢為里人罵端何前者相
嚮慕之誠後相背之蓋也學使甌寧滕公明章教化檄
縣祠公學示風勸為公子聞造屬余傳記其事贊曰嘉
靖中吾鄉有給事雲邛許公海石錢公皆所謂鄉先生
死可祭于社者也隆慶初詔恤錢先生諸長老上先生
窈嘆許先生闕如乃得滕公褒祀哉吳公泉亭鼎曰先
生仕不徇名貞不絕俗詞足振古而不以藝成名才足
取卿相之位而不就援引有伯夷之廉有延陵季子之
節余登天只峰問先生讀書處條然也其人藉：誦義

當以吳公為知言矣

梁比部傳 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蓋有梁比部云梁比
部者諱有譽字公寔南海人也父世驥以進士為御史
轉海^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寔質穎貌古童時日誦
數千言長溢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家小史靡
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厥訓誥括帖語與余及陳
紹文吳旦黎民表陳冕黎民表梁孜慕民懷梁柱臣講
業于黃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廟切尤砥礪行誼海內

學士大夫狂、誦余嶺南詩癸卯公寔舉于鄉庚戌成
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嘗署明清
單辭審視枉奉大司寇以下威重之貴臣以謫論死下
獄雖不貸于法意悲憐之為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
獄中一囚為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寔亭讞時仗其文致
成獄竟不從頌繫寬釋之遠人少時被虜入漠逮長奔
歸頃者得之以為間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
反文無害省中称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邃學多
所譔著求當于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

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振龍王世貞徐
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為旅食三年蕭然
一室飲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為冢宰聞其
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即上疏謝病歸
里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地有兆有貞學皆成三
梁殆競爽矣構拙清樓以居左右惟太史公書杜少陵
集肩戶吟哦罕通賓客繡戶直指郡國二千石諸請願
功德者恒以病辞郡中少年伺其閑燕駕逼出游終不
可得一幸臨况也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

明文海
千古之事見余南粵賦秦閩銘任囂城趙陀墓諸篇喟
然曰吾党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
中人自以為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汝與公寔游白
雲蒲澗中寫所臨翱翔八極所賦有一死生齊物我意
而已遣書約予遊羅浮曰丈夫生當龍馭豈能局促效
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遊雲霞覽輝千里胡執近世一以
獵纓影組刺肥菜豎之為能也天下健者已目睹矣孰
使子氣靡而倚門為朱門之天將茅烏夫山林臯壤文
藻之淵府也足下能有意乎時余隱西樵不克偕公寔

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卷行于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柱下有
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寔一仕
即已豈卑俶蓬累為名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闕直以屬
書辭辭指事類情感一家言樹不朽之聞于世_斯得矣千
古在前將且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孰能以
靈光太玄為子雲文考恨哉公寔雅不欲名然名者寔
之宵也願今海內試人：知梁比部矣

東莆太史傳林大春

明文海 卷三十九
余嘗歷觀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嘆曰嗚呼才
不其難乎乃太史一朝崛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京師
可謂奇士而論者乃不深維本始徒以其年弗永勲業
未就之故并將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于後世焉此
其責宜在予矣于是為之傳以廣之曰東莆者以里為
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出啟太師之後
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或居東莆而在南
桂者為予族氏至太始以對策入翰林為展書官因遂
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史生而穎敏幼嗜學家

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父如潮過書肆顧見眉山
蘇氏嘉祐集心絕好之輒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
已乃操筆為文：絕似措紳先生咸器重焉會中道失
怙家益貧獨與其母居常自傭書給之間頗交遊列邑
士資其載籍以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摩曰此
足以角當世之士矣嘉靖辛卯就試有司督學王公得
其文奇之以荐于巡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下
者其年果首荐于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天子
臨軒賜對一時待問之士集于大廷者三百餘人殿閣

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進而太史不與上
覽而問曰是安得無異者乎始以太史對上遂大稱旨
中外莫不翕然以為海內復有蘇子矣久之以世老疏
乞歸養東莆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數
十餘家而吉水羅念庵武進唐荆川復時寓書潮州
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奇以為儒者多論議而寡事
寔又繩趨尺步弗獲舒其志氣乃遂寄意于詩酒臺榭
聲技之間自謂豪舉其故所與遊謝生黃生之徒輒稍
引去客至或莫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世以天年終

太史哀毀踰禮及既葬歸道病竟卒于家天下聞而惜
之論曰予嘗聞之謝生言吳侍御之知太史也寔以李
綱十事之對其辭直其事核至今讀之猶令人耿耿有
誅奸諛泣忠憤之氣假令一日立朝即澹菴封事何足
異者乃使之弗克見其用以沒亦可悲矣然太史故以
好遊稱及既貴輒隱居自廢頗著嵇生之書恣東山之
娛以致交游却步語有之後宮盛飾則賢者隱處豈謂
是歟豈謂是歟蓋予于是而益信乎才之難矣

詩馬傳陳九川

詩弓者安樂人李姓興生名年十六七患瘋癱籬際其
口箝如眼喝如手牽如飲食則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
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
第時在鄉會中而弓至僉令獻董詩弓首肯之頃史就
中云鷓鴣直聳霄漢迴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
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欲使養于官辭以老
母在遂為述其迹嘗讀莊子序支離子與事世特謂其
寓言耳今觀詩弓豈可謂無若而人哉然疏鼓笑播精
可食十人而又時受上粟三鍾薪十束子與能道其孫

解而又有莫逆三人者先後之今李筑然行乞于市以
養其母又若啗啗即有乘尻輿神馬之志孰宣其意哉
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胎有尊足者存籍未嘗盲
于其心彼皆托文以傳弓形支離而孝其心間而無事
將不與杞犁諸子同遊方之外哉即用其餘以精詩其
為籍無難矣故傳之以風在菲其心乞播施者世且
以為危言可乎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于鱗與予兄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與稱最

長云而世懋自歸時已竊侍諸君子比長被家難從家
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偃蹇家居。又近得時過從余
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為爾汝交連二十年晚又同官
豫章其卒也余自南康往赴之慟歿經紀其喪以歸世
謂死生交余于子與近之矣文人不聞于政類為俗訾
而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辨聲其大者載在碑誌中
可無論矣其為文章海內能誦之集具在可考也獨其
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傳官蹟所不載者余徒
能寤寐見之乃竟與其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画

者即子與可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今可傳述哉余不
揣輒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睹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
焉其傳曰徐仲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
布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
與生而白皙豐下美言笑樂交游少為諸生宴甚然出
必解衣司寇顧公目之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為鄉
進士不第久之而好為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
輩皆與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為比部即時郎李于鱗
與余兄元美方力為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

而嶺南梁公寔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友
驩益甚諸君子皆刻厲自責課務在絕他游好一意行
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為
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顧為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
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收亦自負能詩謂諸
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亦逐而子與得
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
寧政益善而會大載大察竟用即時蜚語謫初子與為
即時數擊鮮為賓客權士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輒傾

貲賑之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典兩郡所入租
俸即随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刑事寔亡狀而家居
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無以為歡客勸之謁選貧
不能上元羨為具百金裝乃出補監官稍遷瑞州倅時
相嵩取諸忌者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人者人最矜
之會復丁母憂即喪中超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為若弗
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為滇少叅知以
入賀為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
日造其門及諸游客詞人戶外屢常滿子與人與為謹

既推心腹厚待

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門下客
 而客亦輒為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
 皆以為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為左人
 謂旦莫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議汰諸藩臬弗任者其
 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願來代之感上恩益自力諸錢穀
 案牘皆手自閱署紙落如飛會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
 於朝竟法坐削者眾子與心憐之為得聞從未減業就
 草病作不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態類唐有叔夜
 玉山之風口不甚道人過人有相負者眾為切齒子與

恬不為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詞色客
 醉之以酒辭批之始仇浪為怒態作教不平語已復陶
 然醒而冰釋矣其荐士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
 貧士有所請教不休度力不能就強應之曰奈何令客
 有慚心有所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
 與不知咸嘆曰奈何令伯道以無見死門生故吏經而
 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餼無不人、破例為厚者檢
 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藉諸賻遺僅、足償
 仕宦垂三十年至方獄家不啻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

守江時子相內為藩臬其地扞寇有功死而子與為祠
武夷祀之先大夫撫浙閩人追思詠歌子與再入閩
則復為王中丞祠子相左而手記其碑及是子與卒
聞人就子相祠並為兩賢云無子初以伯兄子詠為後
已謂伯兄一子不可後而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
承孝遙接之世人謂為悲伯道者也世懋論之曰昔汲
黯好直迂世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兩人行事絕不類太
史公合而傳之要以俱有至行為漢廷名卿旨哉乎其
合言之也以子鱗之峻潔寡合而獨好子與莫逆終身

要各以至相友此真能合者自仲尼以還人不能無過
而世為家乘者類多諛言失寔竟將其人不類嗚呼此
何以傳也余故于子與不為溢美云

江進之傳袁中道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于農家稍長知刻
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枝害自為諸生名已
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于南宮為長洲令長洲固
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為拮擊初若無奇久之皆不
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間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
意以疾聲厲色加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
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于寒士
尤加嗷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荐山人遊客公不
為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為
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為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
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為升米公
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
沒塵土內數寸不啓無事閉戶讀書往來無僮、熱公

直以純真為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
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
輿食則並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僣若江文
通表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為
之即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
公不為嫌曰吾向者訊果悞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
聞之若甘露洒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
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為叙文如
披錦為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疾去吳公如失左右手

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為公惜公曰自吾為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為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悴頭鬢為白幸不遭遞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作述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為詩文詩多信心為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于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

客騎款段馬草帶閣馬箠上搜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瀉瀨上觀者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于蜀後陞按察使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于蜀得年僅五十公之氣量不驚不怒是宜大用即不獲長大用亦必長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為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贖金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已行于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抒机軸可驚可愛與可笑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百九十一
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笑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笑者專以套語為不痛不痒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是俗人因無可檢點反以加于真正文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既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并其可笑者亦任之不復加刺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関顰笑有若嚼札更無一篇存于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

中有清新光燄之語獨出不同于衆而為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笑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子美尤多雖可笑亦自有韻險譁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于俚語者無損也稍為汰之精光出矣

白雲先生傳 鍾惺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美先生詩所謂白天忘我友者即其人也其

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履為日
不給繼之以卜沉彭蠡憇匡廬山觀陶令之節皆有詩
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于僧
遂徧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峩眉為傭傭輒死反自蜀
寓江陵滋公安已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
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乃賣卜秦淮或自榜片
紙于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卷中有小、慶吊持百錢斗
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
古度與其兄楸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

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
生平一扉之內席牀在灶取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
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一詩輒
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
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
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
其詩予莫能名其自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
無多古書得玉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

明文海
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
旋之含筆屬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
生所學所得寔錄寔際盡此教言矣其云末一卷為排
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
人家或亦有挾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
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
縉紳士夫詩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得
見于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有如陳昂者乎近有徐
渭宗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

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
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為
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
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
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王常宗先生小傳 婁陞

王彞字常宗其先蜀人元末父老恭先生為崑山縣學
訓導因東下田家為高皇帝混一區宇徵海內文學之
士纂修元史先生與高大史格凡教革同應召史成當

得官翰林以疾乞歸洪武五年魏太守觀初行鄉飲酒
禮請先生為碑文其後卒以觀得罪與高同被誅方先
生之得請而歸也自號媯媯子以見志媯陳姓也先生
本陳氏之裔欲復性而未果媯于物印鼻長尾雨則挂
于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習于惰窳高皇帝方以
猛糾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營職業不則佯狂自放庶
幾于無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譴死豈非命
歟同時楊維禎以文詞名東南先生謂其文非雅作文
妖一篇以詆斥之其辭云：蓋嘉定僻在海濱其俗敦

朴並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于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驚於
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于典章或深于盛
衰得失之故往不同剝剝之學乃其以文顯于國初
者先生一人而已予既求得先生之集校而藏之欲得
墓誌行狀以考其生平而問之故老莫有及見者豈世
遠而莫之傳耶抑當時法嚴莫敢為之辭者耶姑識其
大凡以貽後之人使嚮學之士猶知有先生而已

詩賈傳何喬遠

詩賈者杭之賈人也姓黃名徽字季羨出贅于沈翁

故為閩賈居停季羨齋其家翁使主進退不私又為翁
治賓客無勸閩賈皆大喜詹集沈翁家既娶翁女歸走
閩中賈旅舍舡步時賦詩為娛樂詩自名鵲音如送
李左虛詩日落千山寂秋深萬木寒別曾三吾詩遠山
春日靜新柳夕烟和湖上詩水平孤嶼媚花落六橋殊
桃花詩過雨繁枝重合風碎錦新浦城買舟詩山火夜
不滅灘聲寒愈流贈莫紹棠詩乞火堪窮易推窓可著
書六橋詩魚鷺灘下鷺風動水生波秋日詩青蕪昧古
砌丹葉墜平溝研竹屏重補為慢布屢裁閩中泊舟詩

潮落客舡歸去盡只留斜日伴漁人水口薜亭官長在
搜盞日午始開關平明捨舫山城外竹轎迎人又索錢
元日大雨詩喜逢元日雨傾盆天送清虛到葦門汎湖
詩楊柳小堤通佛寺梅花孤嶼隱仙家卜歸詩茂陵夜
雨相如卧孟館秋風翟讓歸田家詩扶筇老人喜客來
草堂設榻揮塵埃法華庵詩崎嶇新徑山分出颯爽松
楓竹引來其佳句也季羨既倦遊修沈翁之業而息之
客復以詹集居無何卒其子通走書求予傳予因拔季
羨佳句哀而稱之使其聞于後何子曰古之托于隱者

多矣僧牛緯蕭之倫皆能獨高其道文采有以自見至
于賈而無之何者心有營也若夫楊翟布衣招致賓客
以成呂覽蓋在得柄之後乃其奇貨居人有不為大盜
謀也者夫季羨^也踞紛也其心寧以明龐攘也其學涉以
為計筭也其志立以邀闖闖也其韻脩以清夫有唐也
以詩名其代也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矣季羨詩
不妨賈：不掄詩僧牛緯蕭遂無前人以著吾世唐方
之蔑如亦以見吾世之盛也

